



小花阅读

九歌

著

一着不慎成了土豆
面对满院子妖化的蔬菜
千黎开始了逗比卖萌的生活



一场迟到千年的恋爱
活了一千五百年的妖王表示，我从未见过如此
口是心非的人类

被封印千年的心机妖王VS
表里不一的都市捉妖人

贵州出版集团 咪咕阅读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三蔬 千菜
人梦来

三千蔬菜 入梦来

FLORET

READING

九歌 著

【美好时光列车】系列 06

天哪，妖王变成豆娘被除妖师拐走啦！
哪怕活了一千五百年，我们这也才是初恋！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千蔬菜入梦来 / 九歌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221-14015-9

I. ①三… II. ①九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7728号

三千蔬菜入梦来

九歌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潘媛

特约编辑 菜秧子

封面设计 刘艳

内页设计 米籽

封面绘画 花本惠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190千字

印张 9

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4015-9

定价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三千蔬菜入梦来

目 录 Contents

· 卷 首 -001 ·

· 菏泽卷 -006 ·

一、没有人知道那座空中陵墓里究竟埋藏了什么东西，这个秘密一直由历届神女口口相传，从未透露给外人。

二、李南冷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们的目的依旧是钥匙，至于信任这种东西，时间自然会告诉你。”

三、大头姑娘被伤成这样固然可怜，可余念念一个完整的家被拆得七零八落难道就不可怜？

四、余念念倒也好素质，竟生生忍住了，没把菜碗端起来往那对狗男女脸上扣。

五、无论你是谁都奈何不了我！我本就是依靠她的怨念所滋生出的，她心中魔障不消，我就不会走！

六、李南冷嘴角微微勾起，弯出一抹嗜血的笑，想必今晚又有一场恶战。

七、那是他这些年来见过的最坚强的小姑娘，那么粗的麻醉针扎进她脊椎里，她吭都没吭一声。

八、高原上只有格桑花，开不出玫瑰。

九、我本就是这座陵墓的钥匙，既然开启了这扇门，便再也出不去。

十、彼时正逢盛夏，草原上的格桑花开得格外热烈，一片接连一片，仿佛要直冲天际。

十一、何凌云也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那天余念念没有半路拦截自己，又会怎样？

后记

三千蔬菜入梦来

目 录 Contents

· 苍南卷 -117·

一、做笔交易吧，我用一个秘密和你交换。

二、你当然看不到我呀，因为我，就是你，在你身体里……

三、听着两人的打闹声越飘越远，宋安可忍不住弯了弯嘴角，或许这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。

四、整个下午，宋安可的心情都很好，每当她回想起顾随安边跑着圈边声嘶力竭地喊“我是傻瓜”时，就忍不住想笑。

五、十三岁那年，她第一次尝到被抛弃的滋味。她坐在地上又哭又笑，像个傻子一样。

六、她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时不时从她身体里冒出的那个声音说：“她是只属于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
七、许久都不曾与她说话的宋安可突然出现了，她说话的声音依旧清冷且缓慢：“你还想不想和我考同一所大学？”

后记

三千蔬菜入梦来

目 录 Contents

· 轮回卷 -181 ·

一、她与李南泠曾结下契约，无论哪方面临危险，另一方都能清楚感应到。

二、我既然敢回来，自是早就铺好了后路。

三、那些碎片交汇拼凑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，犹如放电影般在他脑海里一帧帧跳跃。他在这短短一瞬之间，仿佛又重新经历一世轮回……

四、野丫头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把剑抢回来的！

五、来来往往终究抵不过一个缘字。

六、对于练剑这种东西，她是真没一点天赋，别人是一点就通，她都要被人点成筛子了，还依旧懵懵懂懂。

七、别哭，别哭，你若是爱吃，我以后天天做。

八、真是个傻姑娘，既是发钗，自然就得戴，更何况你一个小姑娘家，整日弄得这么素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看破红尘，想要修佛呢。

九、直至如今，李南泠方才明白，从头至尾，不过一场局。

· 番外一 -256 ·

· 番外二 -262 ·

卷首



李南冷十二岁那年，师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颗土豆，他瞒着所有的人，特意找了个黄道吉日将它埋了起来。

待师父填好坑，走了将近十分钟后，在灌木丛里蹲守多时的李南冷方才贼兮兮地跑了出来，趴在那坑前看啊看。

尚未研究出个所以然来，坑底忽而传来个嚣张跋扈的软糯女声：“贼老头，等姑奶奶伤好了，看我不弄死你！”

师父这辈子从未正经过，却对自己的徒弟们管得很是苛刻严厉，这都二十一世纪了，还非得整些封建残余的玩意儿来“荼毒”自己徒弟。一个个小小年纪的，不是被他折腾成迂腐古板的书呆子，

就是在成为书呆子的路上拔足狂奔。

李南冷倒是个例外中的例外，也因此，他家师父才会对他这熊孩子既爱又恨。

听到这声音，李南冷先是一愣，旋即缓过神来，不禁眉开眼笑：“你是……那颗土豆？”

沉默少顷，那个软糯女声又从坑底传来，依旧是那副嚣张、脾气火爆的模样：“啊呸呸呸，你才是土豆，你全家都是土豆！”

“噗——”李南冷分明就被那土豆气急败坏的样子给逗乐了，却还要强忍着装矜持。

这孩子倒是有两把刷子，才与那土豆对上，就彻底摸清了她的性子，开始装模作样地套话：“你既然不是土豆，那又是什么呢？”

李南冷不问倒好，一问那土豆越发傲娇，即便是隔着一层黄土，他都能想象出那幅极具喜感的画面，只听那土豆一声冷哼：“哼！宵小之辈还妄想知道本座名讳！”还别说，乍一听还真有那么几分气势，倘若没这么奶声奶气，倒也能唬唬人。

这下，李南冷面上笑意更深，却依旧四平八稳，不曾流露出

一丝一毫的情绪：“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只好喊你土豆咯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刻意变了声调，仔细一听，竟然还有几分委屈，只差两手一摊，配上一行大写加粗的黑体字——是你自己不肯说，怪我咯？

土豆越发气愤，才不管那个凡人委屈不委屈，张嘴就来了句：“我若是喊你一声人，你敢答应吗？！”末了，又降下声调，补了句，“哼，反正你也只是个人。”

“好呀——好呀——”李南冷眉眼弯弯，笑容温润且纯真，好似那拂过脸颊的三月杨柳风，“那以后，我喊你‘土豆’，你喊我‘人’？”

“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呀……”这下土豆真是没辙了，纠结了老半天，终于妥协。然而，她才不会承认自己向这个傻乎乎的凡人低头了哩。假使她现在有眼睛，恐怕早就将白眼翻破了天际。

“愚蠢的凡人，你可得仔细听清楚了，本座名唤‘千黎’！”

李南冷流露于脸上的笑意渐渐渗入眼睛里：“我是李南冷，木子李，夜来南风起的南，愿乘冷风去的冷。”

被自家师父酸腐之气熏陶近十年的李南冷又怎么晓得，被埋在坑里的那货压根就是个文盲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还指望她能逐

字逐句记住那些并不常见的诗句？

“……”

沉默许久，坑里头终于再次传来土豆闷闷的声音：“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！”

彼时的李南泠尚不知晓，这段匪夷所思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。

当年夏天，师父留下一卷残破羊皮纸，就此人间蒸发。

羊皮纸几经转折，最终落入李南泠手中。

命运的齿轮，就此转动……

荷泽卷



一、没有人知道那座空中陵墓里究竟埋藏了什么东西，这个秘密一直由历届神女口口相传，从未透露给外人。

余念念做了个梦。

梦里，她依旧是那个端坐莲台之上、面无表情地接受族人跪拜的神女。

享受无上尊崇，却从有记忆开始，再无喜怒哀乐。

她是家族的希望，族人的信仰，生来就已注定，她终将替整个家族，乃至所有族人而活。

直至那一天，他的出现……

梦中那张脸，模糊到叫人看不真切。

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抚摸，微凉的指尖却倏地穿过濡湿的雾气。

她尖叫着从梦中惊醒，和往常一样，习惯性地转身去拥抱枕边人，却又是一场空。

窗外清风徐来，悬挂在阳台上的风铃被撞击得“丁零”作响，她翻身下床，赤足踩在铺着柔软地毯的地板上怔怔发着呆。

风铃声渐止，再无任何声响在她耳畔回荡，夜显得格外寂静，连窗外微风拂过树梢的声音都已停却。

余念念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站在这里，只觉脑袋昏昏沉沉的，仿佛有千斤重。

余念念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短信提示音拉回，她匆匆忙忙地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，才发觉自己收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彩信。

换作平时，她绝不会搭理这些陌生号码，现在她竟鬼使神差地点开了。

图片加载完的一瞬间，仿佛有无数根寒冰凝结而成的牛毛细针齐刷刷地往她毛孔里扎，本就混沌的脑袋顷刻间犹如被撕裂开一般剧痛。她的双手开始止不住地颤抖，甚至连手机都要拿不稳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手机砸在厚实的原木床头柜上，余音在空旷的卧室中沉沉回荡，狠狠搅碎那令人窒息的静。

那是一张污秽不堪的照片，即便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侧面，她也能轻易认出，那本是日日与她相伴的枕边人。

她双手颤抖着将手机捡起，划开锁屏，下意识地拨出那串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号码。

她拨了一次又一次，电话里始终传来忙音，显然何凌云并不想接她的电话。

她的脑袋越来越重，撕裂感逐渐加剧，渐渐地，她感觉仿佛有台小型搅拌机不停地在脑子里搅拌，再也无暇去搭理彻夜未归的何凌云。她抱着脑袋，面目扭曲地蹲在地上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她再度听到了那个犹如鬼魅的声音：

“你又被抛弃了吗？哈哈哈……”

那个声音仿佛离自己很远，又似极近，像漂在水面一般虚无，叫人捉摸不定。

余念念仍维持着那个以手抱头的姿势，眼睛里却蹿起了令人心悸的杀气：“我知道是你。”

余音未落，人已跌跌撞撞地冲到梳妆台前。

灯光骤然一亮，圆弧形镜面反射出的影像猛地闯入她的眼里。

远山眉、杏仁眼、心形脸，明明是她的脸，又分明不像她。

某一瞬间，镜子里的她神情突然变得妖异至极，那个声音又恰恰在这时候响起：“你倒是克制得好自己的情绪，三个月未见，甚是想念。”说到这里，那个声音突然停顿，止不住地大笑起来，“哈哈哈哈哈——哈哈哈哈哈——我感受到了，你很生气，对！就这样发泄出来吧！不要压抑自己！”

镜子里的她仍在癫狂大笑，坐在镜子前冷眼注视一切的她突然起身，抄起椅子，猛地往镜面砸去……

小念云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的时候，余念念犹自抱着膝盖蜷曲在梳妆台下。

房中一片狼藉，所有能照出影像的物品皆已经被余念念砸烂，整间卧房杂乱得犹如废品回收站。

余念念已不是第一次失控。

懂事的小念云从抽屉里翻出纸巾，一点一点地替余念念擦拭掉尚未干涸的泪水，她终究还是忍不住呜咽出声：“妈妈，别怕，妈妈别怕，念云在这里。”

直至听到小念云的声音，余念念才恍然惊醒，她猛地将念云小小的身体揉入怀里：“念云，妈妈只有你了，妈妈只有你了……”

念云再懂事也不过是个未满六岁的孩子，如此懵懂的她又怎么会明白余念念话中所蕴含的意思。她一边轻轻拍着余念念的背，一边天真地说：“不会呀，还有爸爸呢，爷爷奶奶也都在呀。”

余念念身体突然一僵，却一如从前，依旧什么都没讲。

夜再度回归宁静。

轻柔的风轻轻拂过窗外树上的每一片树叶，发出幼蚕啃食桑叶般细碎的声响。

静了足有一刻钟的小念云突然指向窗外，声音颤抖：“妈妈，妈妈，那里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姐姐！”

尖叫声再度划破夜的宁静。

首先闯入余念念视线的，并非女儿所说的穿红衣服的小姐姐，而是一棵水灵灵的大白菜，它“咕咚咕咚”自窗口砸落，一路朝